

譚同書簡



歐陽予倩編
文化供應社印行

譚嗣同書簡

歐陽予倩輯

譚嗣同書簡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新版

基本定價三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編輯人 歐陽予倩

發行人 陳立德

發行者 文化供應社

上海 武昌路四七六號
香港 皇后大道中三七號
廣州 西湖路一〇二號
桂林 中正西路三〇號

序

戊戌政變是政治的革新運動，不算是革命。但六君子就義，當時的確給與了社會很大的影響。尤其是一班青年知識分子，因那一回政變的刺激，從極枯麻醉中覺醒過來，中國的革命也就急激地走上了一條新的道路。倘若那六君子不死，有許多人或者還會對由上而下的改革存着幻想。當時那六位青年志士，並不是不能預先逃走，但是他們竟不逃走，竟被捕去綁到菜市口砍了頭。梁任公的譚瀏陽傳有一段說：「……初君之未被捕也，有日本志士數輩，勸其東游，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吾中國數千年來，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闢同始。』卒不去。」我小時候也聽見我祖父曾經對我述及譚先生在被捕之前對朋友說的一段話。他說：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樣樣事情都受外國的干涉，他作的事不願一走塞責，更不願因外國人之干預使政府的命令不能執行。這種見解在目

前應作如何解釋自屬另一問題，在當時的確是最有力而得到大多數同情的表示。他給我祖父的一封信裏也說是：平日所互相勸勉者爲殺身滅族四字；另外一封信裏說：中國要弄到新舊兩黨流血遍地方有救。他那種慷慨義烈之氣，決死報國之心，早有打算。看來六君子的殉國是有計劃的犧牲。

田光一死激荆軻，爲挫暴秦；以後如關羽、岳飛、文天祥、李秀成等許多豪傑，都各顯其志節。翻開中國的史傳，忠臣義士，足以彪炳千古的每代都有。田橫島上的五百壯士；蘇州的五義士；太平天國敗後，萬多人聚而自焚；這些壯烈的事蹟，真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原來「重然諾，輕死生」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六君子之死也就是這種精神的表現。

六君子之中，似乎以譚先生嗣同爲最激烈。在他的著作當中，他對清政府不滿的議論頗不顯明，他給我祖父的信裏卻公然說滿人視中國爲儻來之物，無所愛惜。可見他骨子裏的主張跟保皇黨的主張不同。他對於利用光緒行新政，不過認爲是一時的手段。還有一事爲證，就是他曾經祕密把大義覺迷錄，鐵函心史一類的書介紹給我父親

讀。

我祖父有三個得意門生，都被清政府殺了：第一個就是譚先生；還有唐先生才常，他是我的蒙師；還有一個姓王名孟南，號而湘。譚唐都是烈士，只有孟南是一個專與官紳作對，著名的訟師，但他有不可及的天才，倘若譚唐不死，以他那種不畏強禦的精神，必定也能在政治舞台上占重要的一席。

譚先生名嗣同，字復生。十二歲時，患病，死去三日，復活，他父親就叫他復生。那年，他的母親，姊姊，大哥，和其他親屬一家五六個人，同時染白喉症，死在北平的瀏陽會館，當時沒有人敢去收殮，我祖父毅然帶了人去一手把殯殮辦妥。譚先生十歲就跟我祖父讀書，以後每次回瀏陽，在我家裏往來很密。曾爲監修我曾祖父母的墳墓，在山上一住好幾天。我小的時候常常看見他。當時瀏陽士子以爲他走過的地方最多，是邑中最能通達中外形勢的人，都特別尊重他。

他可說是無書不讀，經史詞賦之外，於基督教義，神學，佛學，無不精研。而於政治哲學，致力尤多。他於文事之暇，喜觀技擊，會騎馬，會舞劍。我曾見他蹲在地

上，叫兩個人緊握他的辮根，一翻身站起來，那兩個人都跌一交。他寫起字來，喜歡用食指壓住筆頭，人家覺得他無論什麼都有點與衆不同，我雖是小孩子，也覺得每見他時，就不由得引起一種好奇心。總之他是無處不表露才氣縱橫，不可一世之概。他絕無嗜好，我沒有見他吸過煙，打過牌。

他本是個貴公子，可是家庭生活不好，母親死得早，他爲庶母所歧視；婚姻也不滿意；他的二哥潤生，死在台灣，聽說是自殺的。

當他三十三歲應巡撫陳寶箴之招回到長沙那年，和湖南許多贊同新政的士紳們計劃交通和探鑽，辦時務學堂，武備學堂，保甲局等；又倡設南學會，辦時務報，湘學報等刊物。其時梁任公也到了長沙，人才躋躋，極一時之盛。我祖父在瀏陽把專研究數學的「算學館」也辦起來；我們家塾裏，除經史外加增了天文和地理的讀本，大家都要背誦行星恆星和五大洲以及各大國的名稱。不久又請了個從上海回鄉的英文先生，開始讀華英初階。

次年戊戌，八月的某一天的早晨，我正從床上揭開帳子，就看見我父親抱着一封

信，一面看一面哭；起來之後，又看見全家人都皇皇然切切私語。我悄悄地問母親，才知道常常來的譚七伯被殺了！

一時新人物全數銷聲匿跡；算學館無形停頓；匿名揭帖滿街都是；我祖父的名字，被劣紳們從聖廟的首事名冊上撕下，說是：「毀聖叛君，不許與祭。」外邊的謠言很大，說是要圍搜我們的家，於是舉凡與譚氏有往來的人家都相戒懼，就把譚先生的墨蹟一齊毀了。他被捕之前，因恐株連，也曾把身邊一切文件信札付之一炬，所以他的尺牘，和當時一班青年志士與他論學論政的信流傳甚少。

這幾十封給我祖父的信，是家母留下來的燼餘，其中曾有一封被親戚某盜去，爲唐有壬所得，有珂瓊版影印本。目下所存的，我怕遺失，常常帶在身邊。這是一種很可寶貴的文獻，不僅有歷史的價值，也可以激勵士氣，於青年修養頗爲有益。

凡研究一個人物，單看人家所寫的傳記是不夠的。從其人和朋友，尤其是和親密的朋友的通信當中，最容易看出他的個性，人格，行爲和風度。譚先生這些信，很能看得出他當時情緒的高漲和鬥爭的激烈。其中論述時事，慷慨激昂，尤其對於甲午中

日戰爭失敗的憤慨，皆裂血涕之情，躍然紙上。

我們常提及所謂中國氣派，中國精神，卻始終說不出中國精神是怎樣的一種精神——古代不必多說，就近代而言：六君子之死是中國精神；黃花崗事件是中國精神；謝營長與全營兵士同殉寶山城是中國精神；張自忠將軍的殉職是中國精神；湘桂，黔桂，桂穗，滇緬各路，用超越的勞力超速度築成，是中國精神；還有許多例，不勝枚舉。總之，艱苦抗戰四五年，不撓不屈，就是中國精神最高的表現。新中國正在苦難中生長，譚先生的遺札在這個時期刊出，可說甚為適當。無數的男女青年，冒萬難歷萬險，為反侵略，為維護世界的和平，為建立人類永遠的幸福，與敵人作殊死的鬥爭；全世界的被壓迫者，都堅強地武裝起來了！這豈是光驅的烈士們所能料到？也正是光驅的烈士們所以含笑於地下的！

譚嗣同書簡卷一

一

夫子大人函丈。舟維甫鄂。轍環逮湘。仲路爲之後從。榮赴因而失問。坐睽令德。惓惓如何。前日里門時詣尊府。文集無尊府二字笠耕世兄

風氣日上。

文集風氣上有散其二字

掇皮皆真。秉荀氏之風。

文集作規

有萬石之謹。

通家厚誼。道款推誠。率爾造門。輒與李膺之燕。外存賓客。辱損馬援之貽。事會紛紜。來去倉卒。竟不及一箋言謝。愧悚而已。

頃見

文集頃見下有函丈二字

致黃佩豹書。兼示嗣同。藉審道履休暢爲慰。讀至

既經展拜新塋。稍遂昊天瞻仰。則此後無論升沈夷險。可以少安

於心。聽其所遇可矣。

文集無此句

我瞻四方。蹙蹙靡騁。何辭之淒苦而

心之仁厚也。夫鋒穎者猝折。

文集作頓猝

滑疑者圖耀。赴幾者迅奮。委

運者後時。蹈海者狹節。卻金者止贖。昌言者亡等。默塞者違實

。天玄地黃。五角六張。勢趨於極。造物不能以自綱。則志士仁

人之所爲長顧而審處。

文集作應

要必經緯萬端。衷於一是。特非事變

未至而先設一成格待之之所能詛皇矣。然而有不能不自疑者。東

征之師。旣挫衄不能復振矣。

佩約前說宋將連大勝者。據胡提督鳳柱之電。倭接魏午莊密電。則云宋軍連戰甚不得手。向時同地。而歧異若此。

則大勝之說不足信矣。總之。軍興以來。殺傷相當或有之。勝則絕無。何況於大。湘軍槍械皆缺乏。時有電向此間籌借。實無以應之。現趕造抬槍等。以備急用。湘軍若接仗。亦必率率而敗。吳清帥局津數日。復赴山海關。不知何事。今與宋祝帥同派幫辦軍務。劉峴帥入京時繞道至津。頗爲外間所議。恭邸翁李亦復全身倒入。名望頓損。餉項奇絀。購買外洋槍械。良楮不暇擇。又恐日人搜截。兩月間僅到小口徑三四千。張邵講和。此間初接總署電。係赴日本之寶島。今僅駐上海。蓋日人拒而不納。遂中道而改路。日人要挾太重。驟人聽聞。若不重賂西洋諸國。求其居間。和議亦必不成。日人蓄謀十年前。募中國閩廣悍卒至九萬餘。得朝鮮。即於朝鮮製造船廠。得旅順。即於旅順起蓋房屋。根深蒂固。豕突鯨吞。決無中止之理。前敵因有和議。請暫停戰。彼終不許。蓋平海城失後。牛莊營口遼陽一帶。時有警信。日人雖不暇擾南洋。而各砲臺無一可恃。初爲彭剛直所造。費二十年之經營。頗爲完固。峴帥與彭公有隙。遂信會廣照之言。一律拆毀重造。峴帥昨一日調南洋防軍二十七營北上。江南幾爲一空。香帥爲此二事。大爲窘急。若和議不成。更有不堪設想者。辱國羞天下不

暇恤矣。以上小注文集無。

則天下有大患。政不在戰。而在文集無在字。多專中於三字。始事主戰之人。

此正遇事審制之所以然。前月珍瑞爲東邊道失守宜綸緩頰。被關豎攻發。棍賈死而復甦。命數既降。兼累及其兄。從此嫌怨益深矣。以上小注文集無。

來書云。深夜思之

。芒刺在背。可懼懼也。在某御史文集作某某豈不知如此。舉止之面。

猶隔一簣。此座可惜之意。

文集作不了家事之意。

未宣外庭。必文集作乃

逆探

文集作挾

其隱

微。使無復容匿。而忍慚於一逞。亦必深觀密計。見夫事文集作機之已

兆。

文集作發

情之已急。言之如此。不言亦如此。是不若明白慷慨。直陳

文集作斥

無隱。

天下因曉然於是非之所在。庶幾大小臣工。

文集無大小臣工四字。

一意

奉戴。得以改圖。易慮於人心鄉背之幾。

文集作機

此魚頭參政之對。所以尤

捷於鸚鵡折翼之夢也。

文集無此句。

其濟則天。不濟亦何惜以

文集無以字。

一身爲

三監

文集作藍

文集作藉

借口之資。

蓋其深心矣。嗣同一齊民。何與人家國事。

竊恐刈著而遺著簪。尙不若故劍前魚之可念。一旦文集多一卿字何以處我

之間。瞠目而不能答。不知不覺。遂與於不仁之甚。而身長爲罪

文集作草人。悲夫。既不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斯貞之與邪。亦止爭

毫髮。反復推求。思所以終身自靖之道。了不可得。

文集有嗚咽復聞納肝誰屬八字

已矣。繞朝之策。徒有士燮之祈。憤激卽萬萬不敢。而

文集有細席之言慮忘於臨難九字倚

楹之歎。或以爲

文集作轉疑於

思嫁。又抑鬱而

文集無而字

誰語乎。若乃

文集作夫

運策帷

幄。折衝樽俎。何以圖恢復。何以靖海氛。

文集有中樞有寄六翻頓挫八字

自智勇不世

出之事。非鄙心所敢任。惟冀天祚我國。使和議速就。日月朗懸

如初。草澤無詞可執。則杞人誠愚也。幸甚幸甚。奉教不遠。

文集作花通餘不縷述。

文集作作寫

遙通江水。

文集作毋無

任欽遲。恭叩福安

文集無此句

嗣

同謹稟

文集作上

。十二月二十六日。

夫子大人函丈。頃奉賜書。具承福躬嘉暢。訓誨週勤。以慰以感。致家嚴書呈上。河南書亦卽驛寄。其中大義微言。旣領悉矣。數月來不曾上一牋。因盼尊駕之來。兼心灰意懶也。近來所見。無一不可駭可慟。直不勝言。久之轉覺平常無奇。偶有不如此者。反以爲異。斯誠運會矣。不幸躬丁此厄。別無好處。惟古人所意料不及之事。吾得耳而目之。或足誇殫見而已。悲憤至於無可如何。不得不以達觀處之。兔爰不樂其生則有之。至欲披荆爲縉流。了不記有是語。轉述之失實歟。抑無意偶說而旋忘之歟。惟去年風信緊時。頗存以一個字塞責之意。復妄意天下之人。無不

當如此者，及覲和議條款。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舉而棄之。

口漢之見。至今未化。故視爲僅來之物。圖自全而已。他非所恤。豈二百五十年之竭力供上。遂無一點好處耶。宜乎台灣之民。聞見棄之信。腐心切齒。以爲恩斷義絕。開關以來無惡心如此者。

大爲爽然自失。在已仕者自不當公言怨懟。若乃蚩蚩之氓。

方求河西吳越而不得。卽朝秦暮楚。南越北胡。

中國之民。從前占籍西洋各國者。幾及千萬之數。此後

當日增矣。近日大官富商之家屬。甚至流離顛沛。反面事讎。

奉天七州縣。倭允還我。民間有號泣留倭者。且言倭一

去。則官又來虐我矣。從而遷者數百戶。無告之民。其慘痛乃爾乎。

亦將何詞以責之。魚趨淵。雀趨叢。是豈

魚與雀之罪也哉。

諸將待士卒。無不剽略者。自宋祝帥魏平莊李健齋外。雖宿將皆侵扣軍餉。去冬徽朝廷賞頒軍士羊皮襖一件。及諸將發交。至扣拒餉銀五六兩之多。軍士赴

欽差處訴冤。劉峴帥置之不理。營務處馮莘垞之流。轉復助紂爲虐。百端抑勒。余虎恩至不令勇丁出營買柴。防其控告也。丁槐夙有威名。此次刻扣尤甚。縱兵焚掠其營務處。至爲叛兵所殺。李鍾帥初則盼之不來。終

則推之不去。大爲所苦。甚至自貨其精槍快礮。供京僚帥府之應酬。董福祥手定新疆。人人稱爲名將者。且有總辦軍務處及軍機處需索太多。虧累無從填補之語。此外更無論矣。軍士遂仰倭兵如神仙中人。恨不爲所用。

以免此凍餒困苦。倭人召募閩廣健卒。幾九萬人。故戰死者率皆中國人。真倭人陣亡者。自去年至停戰。才六百餘人而已。無怪戰無不勝。攻無不取也。又凡中國購買外洋軍械。出使大臣從而分成。及兌價時。經手人又

要分成。故吳清帥軍有西人已運到槍礮。因扣價太多。不肯發藥彈之事。此時西人視中國官吏。比於禽獸。故有文官三隻手。武官四隻脚之謔。又以穢賄諱三字批評中國。一切吏治軍政。無不識破。署中偶延洋醫治病。

要分成。故吳清帥軍有西人已運到槍礮。因扣價太多。不肯發藥彈之事。此時西人視中國官吏。比於禽獸。故有文官三隻手。武官四隻脚之謔。又以穢賄諱三字批評中國。一切吏治軍政。無不識破。署中偶延洋醫治病。

及問至漢口洋行晤西人之曉華語者。輒故作良僑慰勉之詞。來相戲謔。令人愧怍。無地自容。

君以民爲天。民心之渙萃。天心之

去留也。

往年威海冰膠。不能進船。去冬嚴寒勝往年。而倭逼攻時。獨不合然則尊論二十十年凍。倭固萬無蒙天祐之理。而以我之所爲。又豈能望有偏祐哉。

之期。猶仁恕之至矣。

和者以苟目前。而目前即有萬不可當之禍。尤可笑者。當今權定約尚未回華之時。即令各省紛紛撤兵。其續募者。無論行抵何處。即行就地遣散。

其息借民款等項。一律停止。遂若可恃以久安者。及烟台方機約。即傳四喜同春諸名部演劇矣。台灣苦戰三晝夜。僅乃一勝。倭兵復進。遂不可支。雞籠、滬尾諸險要盡失。可俯瞻省會。萬無可守之理。軍民擾亂。自相焚殺。死者閭閻。撫署亦饑。唐蔭卿率各官逃走。已登舟矣。復被民兵捉去。幸其家眷輜重。初已內渡。仍得遁歸。現在南京住家。原品休致。爲南面王才數日耳。忠非忠。奸非奸。竟無詞以品題之。然倭人遂不血刃而得台北府。並各省前所助所捐之餉械。及張香帥近所助之新式後膛精槍數千。槍彈數百萬。銀五十萬。一齊送之倭人。計初七開戰至十三失雞籠僅七日。國朝兩次平台灣皆止七日。抑何相應之巧耶。倭現分兵徇近縣。一而攻台南府。劉永福仍困守台南。然決不能久持。且電錢久斷。無從問訊。但望其能一死。死固無益。因軍興以來。統領死者止左戴二人。或得以此遮羞耳。楊歧珍見雞籠之敗。事不可爲。即率所部內渡。自回福建提台之任。其餘湘淮各勇。多由倭人遣回。隸湘者。已漸次抵鄂。聞有千餘人。而到者寥寥。蓋逃散沿江爲匪矣。鄂中正爲此大費經營。接應不暇。而李經方派充交割之使。即坐倭之兵艦往台。見倭已得手。徑將文書交清。絕不一登岸。別附他國輪船而回。脫卸之巧。毫不費力。台灣之民初則義憤。繼則爭亂。終見倭人入城。則又貼耳馴服。入城時秋毫無犯。主客相安。然三日之血戰。亦足表暴於天下。所無可知何者。運會耳。又以見起義者倉猝烏合。其不可恃如此。倭既得台北。仍以大枝勝兵回趨奉天。先是倭與俄人情面。允退侵地。詐爲撤兵之狀。實陰率精銳赴台灣。所謂七州縣。初未嘗還我土地也。特令中國加賠兵費一萬萬兩。始行交還。詎爲久不決。至是驟增兵數萬。軍械稱足。兵輪運發往奉天者。尙絡繹不絕。前敵奏報。尙奉未必即有他意之旨。迨昔者紛紛。又見倭人修濬濠。整頓地方。爲經久之計。始令前敵戒嚴。然諸軍遣散者已遺。關防者已歸。

退者已退。其餘放心解體。優遊觀望。誰能復有圖志。然則退還者特虛語而已。且恐更過也。一旦決裂。直摧枯拉朽。求如前之節次遞敗。何可得哉。俄人亦未必肯再爲緩頰。且俄於瑞春日日增兵。多至數十萬。西人稱其軍容之盛。古未嘗有。意果何在。乃猶步步耶。然割地一層。猶是禍之淺者。和約中通商各條。將兵權利權商務稅務一網打盡。隨地可造機器。可製土貨。又將火輪舟車開闢製造等利一網打盡。將來估盡小民生計。並小民之一衣一食皆當仰之以給。自古取人之國。無此酷毒者。況又令出二萬萬兩之巨款。中國幾曾有此財力。國家歲入七千萬兩。仍復散之於下。初非長往不返。西洋各國歲獲中國之利八千萬兩。然絲茶盛時可抵去三千萬兩。餘五千萬兩尚有貨在中國。然已困窮不堪矣。今無端棄擲此數倍之款。即括盡小民脂膏。下至婦女之簪環首飾。猶難取辦此數。聞京城特設一借貸衙門。以恭邸主其事。佐之者宰相尙書也。俄國允借一萬萬兩。餘向各國分借。皆由俄國作保。將以滿洲借令修築鐵路酬其勞績。其取息之重自不待言。且恐不能無抵押之事。總之。中國之生死命脈惟恐不盡授之於人。非惟國也。將合舍生之類無一家一人之不亡。實融錢鏐之事已萬萬無望。即求如南宋之稍緩須臾亦何可得。然則欲保京城四字又何在乎。全權恫喝執持。皆恃此四字。獨不曰四海爲家乎。此間是以有西遷之請。最爲曲突徙薪之法。而迂儒大以爲非。可見中國求一明白人不可得矣。又七督撫請俄德居間暫緩換約。實亦萬不得已之策。而全權怒其異已而阻撓和局也。遂以引狼入室奏參張香帥。其肆無忌憚。開之髮指。由是香帥雇用俄國兵艦。以壯聲勢兼教練中國水軍之舉。遂已成而復繼。既而我不能不聽命。而英與倭合。我不聯絡俄。而俄又將與倭合。而迂儒又以七督撫之專爲非。坐視全權挾一倭以制天下之死命。不能出一謀一策。畫一策。轉以與全權忤者爲不然。是誠設淫辭而助之攻。適足爲全權吹噓之大而已。

被髮左衽。更無待論。髮久被矣。此後但須剪髮耳。而禍更有烈於此者。中國不變法以期振作。使外洋入而代爲變之。則養生送死之利權一操之外人。可使四百兆黃種之民。胥爲白種之奴役。即胥化爲日本之蝦夷。美利堅之紅皮土番。印度阿非利加之黑奴。此數者皆由不自振作。迫他人入室悉驅之海隅及窮谷寒瘠之區。任其自生自死。黑奴生計日蹙。止堪爲奴。紅皮土番初亦不下數百萬。今則種類傾少至十數倍。蝦夷則漸滅殆盡。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奈何一不知懼乎。今日之亂。古事無可比擬。古所稱夷禍猶是同洲同種之人。偶見爲內外耳。今則別是一種。橫來吞噬。又各有本國。特見此爲外